



决绝与宽恕

——《寻根》中的婚恋世界

吴静波

九婆的娘家

黄子冉

“载我去趟墩厚塘。”九婆的布袋已经收拾好，她娘家在墩厚塘。

天刚蒙蒙亮，九婆就摸索着起来，洗脸、梳头、换上最好的衣服，再热一热昨天晚上做多的饭菜，吃几口嫌噎，就坐在门前的椅子上等天亮等孙子起床。这静静地一坐，仿佛又睡着了，或者是在思寻着待会到了娘家，娘的老眼还能否认出自己。一转眼就已经老成跟娘一样了，就像村口的那条路从柏油路面，慢慢变回了泥泞坑洼的村道。女人是最经不得时间的，时间带走了老伴，带走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也带走了娘。今天她要回的家，娘已不在，但她还是想去走一走，就像过去的那几十年一样，沐浴更衣，携儿带女，给娘看一个幸福的女儿。再不去，她怕时间很快也会带走她。而对于印象中那个村子，自娘走后，她的记忆已模糊。她得去认认路，以后睡着了也能回得去。

九婆坐在墩厚塘的家里，她总觉得房子里偏凉，便把椅子搬到了大门口，倚在门边，瘦瘦的身子仿佛把时光拉回了八十年前。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娘就是这么让她晒太阳的，她有了孩子带孩子回娘家也是这么晒太阳，所以即使这房子是弟弟成家之后把老房子推倒重建的，方位、朝向还是跟以前一样，只是更结实更明亮更暖和，她还是喜欢坐在门口。弟弟，仿佛也和她一起回到小时候了，又在门口跑来跑去，又无数次摔个四脚朝天，哭得转不过声来，娘又抱他在怀里拿个菜煎饼哄他。想到煎饼，她急忙起身

打开带来的布袋，昨天晚上煎好的。娘走后，再回娘家，她每次都会煎两个带给弟弟，她把煎饼放在弟弟的相片前，弟弟那如她般苍老的脸脸上布满被定格的笑容。弟弟也走了，自己再回来图的是什么呢？娘家只剩下与自己不甚相关的弟媳，如自己这般钟老，正为自己的突然到来忙碌地准备着午饭。同样的锅同样的菜也做不出那样的味道了，她叹了口气又坐回到原处。弟弟走了五年，这是她第一次回来。

十几年前，娘走的时候，她就觉得自己不会再想回这里了，没有娘的地方不再是娘家。但后来，她还是忍不住回来，看看以前生活的地方，再替娘疼疼娘眼中永远长不大操不完心的弟弟，看着以前的泥路、农田、瓦房和小溪一点一点的变化，就像远去的那个村子，自娘走后，她的记忆已模糊。她得去认认路，以后睡着了也能回得去。

她一直努力让自己活得久一点再久一点，好让自己的女儿还有一个家，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如果女儿的小家盛不下了，可以拨点到娘家这，无论是酸甜苦辣，娘家都会给予无限的包容和接纳。娘走后的这十几年，当她只剩自己家的时候，她才知道她失去的不仅仅是母爱，更是一个可以假装自己还没有长大，还是一个小女孩可以任性撒娇的地方。没有娘家，好像自己瞬间就老去了，时间那么快那么急，一下子把她从小女孩变成了老奶奶。

包丽芳《寻根》一书，讲述了不少婚恋故事。故事中的女性，大多情路坎坷，除了《怪癖》中看上“神经病”的小叶以及《套路》里的资深“番薯头”许嫂或许有机会走向美满，其余诸位，无论是知足常乐又韧性十足的亚琴、各方面条件优异而内心容不下“一勺剩饭”的雅妮，还是被丈夫和儿子轮番吸尽最后一滴血，最终无奈牵着仅剩的两头牛离家出走的牛婶，大多留下难言的无奈与遗憾。

凄巧的是，这些女士，大都温柔、贤惠、体面、无私、面对命运的捉弄又是那样的战力十足。亚琴，原本满足于男耕女织的平凡生活，可面对乡村振兴的大好时机，还是勇敢地承租了1000亩田地，最终小有所成。牛大炮的妻子虽然本事不大，但在家徒四壁的时候，毅然找了份清洁工的工作，感觉身体还能扛，又想着到饭店应聘洗碗工，好多赚几个铜板。雅妮自不必说，她不仅形象可人，还是个优秀的语文教师，自有能力照顾自个的衣食住行。

她们重情，愿意陪伴对方拖家带口从零开始，愿意携手奔赴那浮沉难定的未来，却又坚守情感底线，不甘成为男人眼中的“一勺剩饭”，更不愿纠缠纵情于外的丈夫。她们在离开变质男人的时候，有着淡然的姿态和决绝的力量，这姿态与力量让她们闪烁着无比动人的女性光辉。

“难道天会塌？”就这样，作者用简简单单的5个字为这些了不起的女士翻篇了。

雅妮最初还心存侥幸，毕竟，一勺剩饭而已，哪里值得大呼小叫。然而，当盛怒的丈夫狠将电饭煲砸往楼下之时，她已不再对这个家抱有希望。这样一个糊涂、暴躁的丈夫，这样一个刻薄、愚蠢的家婆，能躲多远就躲多远吧。为此她甚至懒得解释，那勺剩饭，其实并不是她倒的。

她们没有怨恨，倒是期待着新生，倒是满怀着怜悯与宽恕。亚琴创业成功了，听着高音喇叭大声播放凄婉的《灞桥柳》，她也在想，那个人，是否还会回来？显然，如果对方能够改过自新，她是愿意接纳对方，再次给他重返正道，重归

温暖怀抱的机会的。

《失控》中的女人，尽心尽力照料着病榻上的丈夫，每天还要外出给他买新鲜水果。可当无意得知丈夫在外还有一个家，甚至还有了私生的骨肉后，她轻轻留下一句“后会无期”潇洒离去了。这里有两个细节令人哑然。一是女人的落款竟是丈夫背地里对自己的称谓——“黄脸婆”。二是即便在这时候，女人也不忘交代小卖部将水果送到丈夫那里。

负义的男人，终究得到了报应。若干年后，女人到养老院慰问，竟意外邂逅了目光呆滞、神志不清的男人。原来，此时的男人已经被情人无情抛弃，失去了一切。女人不但没有幸灾乐祸，还不时去探望这个曾经背叛自己、如今凄凉无依的男人。

这样的女人，多么善良，多么可敬。我不知道，那些穷途末路的人，若得知自己失去的是一件无价珍宝，又当如何悔恨终生？

作为七尺男儿，拥有远大的理想本属天性，可寄命于“富贵险中求”的阿枫，幻想着“空手套白狼”的牛婶丈夫，他们了解自身的实力吗？他们于险恶江湖中行走胜算几何？当必然降临的厄运接踵而至，不仅半生心血付之东流，也将家人拽进了万丈深渊。

当情人以“同归于尽”相威胁，牛大炮瞬间坍塌，从此离异、破产、身残……彻底坠入了无边黑暗；当情人露出白骨精似的歹毒面目，《失控》中的男人精神崩溃直至失忆，唯有流落养老院，凄凄待毙。

残酷的现实一再表明，自知与自律是一种极为稀缺的能力，即便是非常优秀的男人，往往也有所不足，更何况你我终究只是阿枫、牛大炮那样的凡夫俗子。

那正好向《寻根》中的女士学习，面对不快，淡然翻篇。面对未来，砥砺前行。我们确实失去了最宝贵的爱情，但是，罪在自己，罪在我们原本就缺乏优秀的质地，配不上那般纯净的姑娘。那唯有修心养性、孜孜向前，或许有一天，劫波渡尽，灞桥边，柳树下，相逢一笑，春暖花开。亦或许，我们终将碰上更加合适的爱人，那时候，

我们已经成熟，懂得知足、感恩，愿意用一生相守。

但是，与其说书中的女人善良如水，不如说作者的胸怀博大如海。或许在作者眼里，只要不至于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到骨子里去，所有的缺点与错误皆可宽恕，都值得为之提供一条重生之路。

事实上，那些步入深渊的男人，确实也曾有过值得称颂的责任和志气。阿枫虽然缺乏智慧，输得彻底，但其激进的根源也是为了这个家。因此，一曲《灞桥柳》仍能令亚琴感同身受，思绪纷飞。

书中没有描述牛大炮对家庭的付出，但从其向妻子承诺要像以往一样“爱这个家”来看，应该还算尽责。而且带着情人到深圳创业后，他也不会忘栽培儿子，为儿子的未来铺路。特别是得知妻子每天早起清扫大街之后，他甚至提前清理妻子所负责那片区域的垃圾，好让妻子轻松一些。

面对这些人性未泯的男人，作者选择了宽恕，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怀抱一颗无脑的圣母心，面对那些心术不正、无药可救的男人，作者同样能够举起抗争的拳头。

《牛婶》中的丈夫，在家好吃懒做，在外贪财好色，明显不是东西，他把家里败了个精光，却希望牛婶来承担。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也继承了丈夫的自私、无情，只知无休止地伸手要钱。牛婶掏光所有积蓄，借遍了亲朋好友仍满足不了他的贪念。最后，得知儿子自作主张将家里仅剩的资产——最后两头牛卖了，牛婶彻底醒悟，决然牵着两头牛，离开了这个地狱般的家。

这时候，作者的爱心不再泛滥，因为这时候需要重生的，不是得寸进尺的男人，而是被逼入绝境的女人。

有趣的是，书中还有一则动物寓言——《水鸭》。面对骗财骗色的水狸，水鸭向水牛、犬族申诉无果后，召集鸭子鸭孙将对对方痛打一顿，并一把夺回被掠夺的鸭毛。

“出来混终究是要还的”，这一顿打，如同夏夜里豪饮大杯醇酿，当真酣畅淋漓，痛快至极！

诗歌

立冬 (外一首)

陈少华

得提前准备好土窖，清理深一些把红薯放好，铺稻草，扎盖是父亲的事儿，母亲只是个帮手

圈中的肥猪，煮熟的苞谷面与红薯也不吃了，想减食，可由不得了那时候，每一户得养好几头

有时会去集市，去品尝几口烈酒红高粱酿的，装满五斤或十斤的酒壶为村庄微醉什么，像点燃一堆柴火

有时会清数一下屋角的冬瓜白得有点古老，白得有点花眼像一大坨雪，融化自己

立冬，有时是故意的，从南方到北方温度是有点落差，被一个回家的人晃得无节奏，乱穿衣

眷恋一场雪

从村庄里提出的炊烟飘向哪里引领的风很少眷恋于此

有人在立冬之前，就为一场雪准备蔬菜，果子，粮食忙碌的样子，像带着柴火的星星特别地闪着

有人也准备锄头，铁铲，撮箕还有树根，树枝，树叶甚至需要枯草，红红的头绳想与卖火柴的小女孩联系在一起

仿佛雪所有纯洁的力度从容地银白，一场紧接一场那么多的天使，翩翩起舞你应该明白应该多喊几声才行

你静静地坐在车窗前

郭杰

你静静地坐在车窗前窗外，无边的田野飞奔而来碧蓝色的海洋，卷起层层波浪你像一条银鱼被带往远方

带往暮色渐临的河流带往闪烁着桔黄色灯光的港湾忽然天崩地裂，山崖倾塌我的心把你裹住，变成一片化石

啊，你依然静静地坐在车窗前那惊魂一幕，不过出于我的幻觉此刻我正乘坐另一趟列车焦灼而矜持，赶往你的站台

黄昏的天空，细雨霏霏两趟绿皮列车按时抵达匆匆赶往相约已久的连排座椅洁白的墙上，挂着美丽的鱼化石



文明交通 安全出行

遵守交通法规 关爱生命安全

